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35



32
3238

天津徐世昌

劉先生遺像
劉先生字中受一字中甫號思誤居士武進人大學士綸之孫
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主事任滿十二年督以
學政陝西事為時所推重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四先生為學以
之歸納於其外祖方耕先生實為早慧我國學術於前代
諸師承而後得其外祖之傳於先生而後始得其真蓋先生
知通儒之學而後為之故其公學一貫而神舒之其為學也
之所淵微有大義一變千鈞於是研精覃思探賈之益深何

清儒學案卷十五

天津徐世昌

方耕學案下

方耕私淑

劉先生逢祿

劉逢祿字申受一字申甫號思誤居士武進人大學士綸之孫
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在部十二年恆以
經義決疑事爲時所推重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四先生爲莊氏
之甥幼時及見外祖方耕先生賞其早慧長聞從舅珍菽先生
緒論學益進盡得其外家之傳於春秋獨發神悟嘗謂諸經中
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厥惟公羊一書董仲舒之所傳何邵公
之所釋微言大義一髮千鈞於是研精覃思探原董生發揮何

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何氏釋例十卷又析其凝滯爲何氏解詁箋一卷答難二卷發墨守評一卷又推勘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左氏春秋考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二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二卷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餘種又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尙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象賦卦氣頌易言補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彖象觀變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卦象觀變表各一卷撮其旨要約其義例以便綴學之士鄭氏於三禮外於易詩非專門其尙書注已亡乃掇拾殘闕兼蒐眾說爲今古文尙書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許氏說文爲形書而古韻未有專籍乃研極精微分爲二

十六部每部先收毛詩字次說文次廣韻每字復推其本音詳其訓故爲詩聲衍二十七卷條例一卷又欲爲五經考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其他所著有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又編輯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詞二十卷詞雅五卷皆藏於家所著詩文有劉禮部集十二卷

參史傳 李兆洛撰
傳 子承寬撰行述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自序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毋子都

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之弗使復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縣延迄于東漢之季鄭眾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幾使義轡重昏昆侖絕紐賴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顏之缺斷陳元范升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儒風不振異學爭鳴杜預范甯吹死灰期復然漑朽壤使樹蓀時無戴宏莫與辨惑唐統中外並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之流或以棄置師法燕說郢書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

根取節生歧出之途支窒錯迂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蓋盡晦矣大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爲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歛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束髮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爲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嚮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故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爲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志稍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德

之事槩乎其未之聞也已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自序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眾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

生下帷講誦二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母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執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

董理焉

左氏春秋考證

附箴膏肓評

自序

敘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
疴十卷今鄭氏所箴尙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亡無由盡
見何邵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於左氏未能深著其
原於劉歆等之埒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
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嚴顏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於春秋之義後人增
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
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贍逸史筆精嚴才
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
非後人所能埒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於

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
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比於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
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鄆世子
巫爲魯之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
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
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幸國語
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辯卿李元春何邵公諸
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所引何鄭之
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
有合焉否也

穀梁廢疾申何自序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

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立六菝論云親受子

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
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
所違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考名倣名赤蓋如公羊
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
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
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
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
董絀江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
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
蓋何君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
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
段肅注十四
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卽弘農功曹吏殷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
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
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
董君齊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
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述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

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
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
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
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
俗師坳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強
起者余採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
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
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論語述何自序

敘曰後漢書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
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

語之目則其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
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
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亦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
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
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
其書尙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
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
不敢苟同者如魯僭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
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春秋公羊議禮自序

按此書一名
議禮決獄

昔者董子有言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蓋聖人之教博文約禮
易象詩書皆以禮爲本春秋常事不書固非專爲言禮然而變

禮則譏之辨是非明治亂非禮無以正人也自子游子思孟子
三賢莫不以禮說春秋而聖人所以損益三代以告顏子者微
言大義博綜羣經往往而在後有王者儀監于茲所謂循之則
治不循則亂者也何邵公氏以周官爲戰國之書其識固已卓
矣至其揆文本質引權取經使春秋貫於百王之道粲然明白
豈左邱明氏雜采伯國之製所可同日語哉今以類纂輯又引
申其所未著付弟子莊續澍潘準前後錄成此卷續澍已通五
經天文之學準敏又過之十年樹木冀其大成獨余撫今追昔
官舍與味經堂相比也續澍與準皆名家子能治經者也而余
學尙無以成歲華之逝已如斯也後此者十年其竟斯業乎其
仍如昔者之廢書不讀乎茫茫前道繁可問也書于簡端以自
厲焉

春秋賞罰格題辭

稗販素王役使先靈匪以呼盧惟以玩經

經寓王法格執聖權猶賢博奕吾無隱焉

鴻寶救時小儒榮古相才史才披頭誚謹

問曰天王操賞罰之柄者也今下同于列國且與大夫士庶同受賞罰得無愼乎答曰論語云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而庶人之議作周平王倡亂臣賊子之禍者也故改元之義法首及之

問曰盜不繫國無所容也可以游升于三公大夫之位乎答曰昔管仲舉二盜爲公臣孔子韙之且東周以降盜賊之世也春秋之例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國君大夫有過貶而稱人盜本未命之大夫士也不爲盜則猶是大小國微者稱人之例

也

問曰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位爲陪臣賢者何以勸乎答曰自封建尙親之法久乘田委吏至聖不卑仲弓季路爲宰不恥且古者貢士三考黜陟純盜虛聲移郊移遂又其甚者如共工驩兜屏之遠方可也歸之國家爲老爲宰何嫌于屈才乎

問曰春秋法殷制爵三等公侯爲大國伯子男爲小國杞于周爲王者之後本爵稱公鄭本爵爲伯今以杞爲小國鄭爲大國何答曰以春秋當新王黜杞之義著矣陳三恪也蔡懿親也然其卽楚而無善政雖不黜猶黜也鄭日卒月葬有命大夫達于春秋則取爲小國張法何嫌于不進爵乎

問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也在魯宋鄭臣遇此則徧下罰在晉則中罰在衛亦然在陳蔡則下賞何參差不齊也答

日自此役也晉楚狎主齊盟而晉常下楚漸至京師楚矣趙武之過也衛石惡爲惡人之徒甚于豹及向戌良霄一等陳孔瑗蔡歸姓亦亂賊也然陳蔡大夫無善可錄久不與中國會盟兵連禍結無已時自此盟而少弭故進之也

易言補自序

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沒其甥董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先生善守師法懼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伸文言舉隅之例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于諸著述爲最精祿學識淺陋又未嘗奉教先生僅僅窮數日之力以先生所爲易說竟其條貫而爲此稍爲疏通證明之庶于師法少所出入其于先生之意有合有否則不敢信焉爾

易虞氏五述自序

余既補成張皋文先生易言二卷蓋先生思學虞氏者執象變而失旨歸參天象而疏人事故取以言尙辭之義救其失也而虞氏之易究以象變爲宗學易亦必從象變而入義例糾錯不其望洋爰表五端用資詔相其敘曰

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

津逮祕書雅雨堂刊李氏易解俱誤作乾

五之坤二坤二之乾五今據朱睦㮮木祕冊彙函本訂

不遠之復用修厥身成既濟定知

變化神述虞氏變動表第一

陽居大夏陰積虛空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剝窮

反下與復同功

張皋文云當爻交錯謂之發揮

巽究爲躁與震旁通

張皋文云全卦對易

謂之

之正得位乃可以化邦述六爻發揮旁通表第二

一陰一陽始遘復

剝夬

三陰三陽始泰否臨遯壯觀二爻始起

著其形埒毫釐千里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述彖象觀變表
第三

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天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六十四以象與
天言君子以純終令聞先王以君國子民述卦象陰陽大義第
四

總六爻之義大象以明彌綸天地亦有主常提要鉤立視修悖
之方述虞氏卦象觀變表第五

尙書今古文集解自序

尙書今古文集解何爲而作也所以述舅氏莊先生一家之學
且爲諸子授讀之本也嘉慶初先生歸自沛南余始從問尙書
今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敘義析疑賞奇每發神解忽忽數十
年久不省錄今年夏先生子循博來京旋卒旅寓啟其行篋而

先生所爲書序說義一卷尙書授讀一卷在焉尋繹雘誦音容

如在先生學通倉籀溫故知新其所創獲近輟諸儒遠質姚姒
所恨記錄過疏引而不發亦有親承口授或反缺然緒論微言
不著竹帛傳而不習自古歎之湮沒駁尋玩惕滋懼爰推舅氏
未竟之志綴爲是編其例凡五一曰正文文字尙書已羅七厄

見段

氏撰故經文之下必先審其音訓別其句讀詳其衍脫析其同

異段氏旁徵蔓衍煩蹟爲患芟蕪存英什僅二三從簡要也二
曰徵古義馬鄭王注采自後案不復疏其出典其差繆過甚如
以夏侯等書轉爲古文孔壁本轉爲今文之類悉爲釐正嚴家
法也三曰祛門戶孫疏好古雖史記周公奔楚揃爪沈河之說
必篤信不疑後案祖鄭雖殫鯨在立圭告成之後金縢誅官屬
黨與之誣必曲申其是遷周孔以就服鄭實爲大惑至僞孔傳

于導渭條漆沮亦曰洛水顧命篇夾兩階凡爲堂廉致爲精確不可以人而廢言集眾思廣公益也四曰崇正義六宗四載三江九江諸家聚訟詳載博辨體同考索至于因中星而及歲差之西法說璣衡而詳後世之銅儀有乖說經概從雍汰懼支蔓也五曰述師說凡聞自莊先生及外王父莊宗伯公者皆別出之獨下己意者以謹案別之其書序說義亦詳爲引申附諸其後明授受也予自束髮治春秋所擬議禮決獄答難諸書至今未能卒業又爲詩聲衍若干卷以明六書音韻之學創藁粗就繕寫未遑復以炳燭餘明旁及是學人壽幾何蠡海難罄望古寥闕知後人能董而理之否耶姑藏篋笥以訓子孫云

詩聲衍自序

劉子成詩聲衍條例一卷表一卷長編二十六卷序曰譚聲音

之學於今日三百篇其主也羣經傳記周秦諸子之書其輔也三百篇其原也說文諧聲其委也孫叔然李登呂靜徐邈之倫諧聲之變而言韻之始也沈約周彥倫陸法言之流部韻之始準于古而變通以趨時者也至劉平水黃公紹之徒出去古日遠師心變更而言韻學者與古判若河漢詩三百篇及他經傳諸子之書殆不可讀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明三山陳第椎輪於前我朝顧江段孔莊張諸君子相繼發軔于後幾可以行遠登高而三代之聲音如在天上者乃如接于耳而應于心也然則詩聲衍何爲而作乎曰將以推諸君子未竟之志析其義類考其離合集其大成以鰭聲統六書之綱也其建類始冬終甲何也曰冬者歲之終而音之元也三百篇此部之字始于采蘩二章之中宮切韻以此部字誤并東部者亦始于中宮太玄

準卦氣以中當中孚首日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此
卽歸藏首坤周易首乾而乾元用九之義律中黃鍾之音也次
以東何也曰冬之音寬闊而字少故其部無上聲入聲東之音
峻上故上聲之字悉隸之又音近蕭魚故有一類與蕭愚同入
屋覺而不通用其與冬部通用最近故次之次以蒸何也曰蒸
者冬之次近者也其部亦無上聲入聲故徵之上爲宮徵之徵
登之上爲等待之等仍之上爲鼎鼎古今皆在灰部切韻亦以
職德配之哈不以配蒸登也侵鹽有入矣次于蒸何也曰侵亦
冬之至近者也鹽則雙聲近陽故分于侵而同入于緝不以緝
次之何也曰緝部之字反紐至侵鹽覃者較少古詩小戎二章
或以爲通用或以爲不通用孔氏以古無入聲猶獨立此部爲
談聲之短言王氏以此部並無去聲

今按厭具四聲有平聲
貶爲上聲墊豔有去聲說

亦未

故以殿眾音也陽次鹽何也曰音相近而不相淆也青次

陽何也曰青陽之分在古尤嚴于青眞自許敬宗劉淵吳棫誤

合切韻之庚耕而古音大亂今吳中方言于陽聲誤并青聲之

字

庚更行兄橫衡航迎羹杭盲彭脰鎗鎗榜
鵬蟲覺鎗堂杏孟梗顛硬阮祐瞠棖鑽

猶上與古合其誤

始于莊子肱篋篇衡爭爲韻而羣經諸子無是也故以青次陽

猶淄澠之旣入而知味者自能別也眞次青何也曰古周易屈

宋之文合用之廣較甚于東冬也別之以文何也曰眞清而文

濁猶冬濁而東清也次以元何也曰眞文近微齊而無入聲元

近歌而反紐於微齊同在未物詩亦不合用也支佳聲近歌麻

而反紐獨爲錫故分錫于支而歌麻古無入聲字由支分入歌

麻之數十字母

皮爲離施儀宜移奇
罷垂吹隨池馳蹇

古今亦皆無入聲旣分皮

爲以下入歌必次錫于其閒以別之也灰尤聲近蕭也

尤古音
怡今吳

方言尚合蕭古音
修今音變爲肴豪

而灰類之反紐獨爲職德蕭類與愚類之反

紐同爲屋故次職於灰蕭之閒次屋於蕭類之後以別之使人

觀其委之異而益知其源之分也愚類與蕭魚聲相類清于魚

而濁于蕭

孔云今湖廣
音最得其似

故其入聲與蕭類同在屋類而魚類之

入聲獨爲陌不以肴類次蕭何也曰存古音也別藥于肴何也

段氏孔氏據此
部謂古無入聲

曰以適今也亦以證古蕭之入與肴之入不相

假也微尾末物四聲通轉之最明者也分爲二何也曰段孔以

古無四聲而不能廢輕清重濁之別長短緩急之辨王莊細審

古音確知微尾爲一類末物自爲一類古詩不相通用故分之

以志輕重清濁之別次之以別于支與灰之委也次以質何也

曰顧江孔莊俱以質物同合微部段氏知共不可合而分之以

合眞部其意以爲古無以委聲爲建首而不統于平部者王氏

細審古音以爲質部與未部各有去入而無平上故於未物之

外別爲一類而仍次于末物猶附庸之君與大國命卿同爲社

稷之臣而名實不同也終之以緝何也曰切韻以緝蓋以下九

部配侵寧以下九部審音之最得者矣段氏本之分緝蓋爲二

孔氏并爲合類以爲談類之陰聲別以肴類爲青類之陰聲使

侵鹽二部如異類之不同入不可也王氏分緝蓋爲二而絕不

以配侵鹽亦未爲得也今仍合之以爲侵鹽同入之部表其中

內立𪔐蓋執籀某聲之字以爲未部雙聲相通而與質部絕遠

此所以于諸家而外酌古沿今定爲二十六部者也其列字終

于甲何也曰甲于古文從人或同十字甲象萬物之首內

甲卽乾元用九之義也厭字旣箸于侵重隸于緝以箸反紐在

侵侵最近冬亦切韻始冬終乏循環無端之例也曰若是則取

毛詩所用字爲表足矣今臚說文五百四十部之字又補所不收之廣韻諸字並其解說十餘萬言又細攷其音轉之不合古詩者疏通而證明之何也曰將以一人之勞省眾人之逸俾承學之士爲樂律之事者童而習之皆可絃歌以合韶武之音且俾爲小學者無以復加庶得潛心於大義也然而其志大其思深前人之啟予者逝不可追矣將伯助予實難其人董而理之跂予望之

五經考異自序

余束髮誦經感于司馬文正公之言凡讀書必先審其音正其字辨其句讀然後可以求其義欲先校夫子所正今所存者易十二篇尙書二十八篇序一篇詩三百五篇序一篇禮古經十七篇春秋十一篇仿陸元朗經典釋文之例采輯舊本經籍所

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經義小學者之言彙爲一編以爲童蒙養正之始基奪于他務未暇爲也已巳之冬乃與同里之學者臧庸莊綬甲分經掇拾二君以予向治易春秋屬簞次焉臧君爲詩攷幾成而逝莊君爲尙書攷將半而中輟弟子潘準夙慧嗜學尤明禮經獨與余窮數日之力藁本哀然惜不幸夭折屬其父索之叢帙中杳不可得歲月如流良朋難覩壬申之夏甘泉弟子張潤見余舊稿而善之手書付之梓人以爲續攷羣經者倡嘉其意勿以未定阻也詩攷可以校訂書攷促莊君成之禮經攷陽童有靈其不至人琴俱亡也俟後出焉

天官書星經補考自序

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故索隱謂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鄭

康成注周禮後漢書郎顗傳皆引其文而漢藝文志不載今其文具見開元占經又引黃帝五星占及巫咸星經與甘石而四所載恆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其同者亦時有參差出入故取史記本文與數家較其離合補其闕略存古法焉
甘石星經正誣自序
偽本星經二卷多引隋唐郡縣文亦疎舛殘缺茲條其已甚并據史記所見星經以正其誣
文集

禘議

謹按禘從示從帝言配帝之祭也又禘者諦也審諦其德而差優劣也本劉向說苑修文篇張純謂審諦昭穆大繆謂以人鬼配天神不視功載以作元祀其禮參於郊祀天地其義通乎南郊定諡故周禘嘗稱

天以諦祖宗之功德諦文王稱文祖以諦子孫之功德天事尊而不親故高圉亞圉僅列報祭大王王季祧於四親周公宗祀之典遇隆大舜替賧不禮創夏商郁乎煥哉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魯干大禮夫子不言漢氏德衰諸儒守缺張純混昭穆之義張純云禘者諦昭穆尊卑之義杜預亦謂二年喪畢祧廟致主大祭以審昭穆夫昭穆尊卑禮有定序何煩審諦乎康成說大饗之文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鄭以為祫祭五帝且諸侯亦有大祫不得專言王事也匪惟文獻不足蓋亦有天運焉子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行之今本周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之文攷諸國語周官漢儒傳記之說正其舛謬志其大略若夫圭幣服器獻酬之儀則有司存問曰禘於郊者何曰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注全具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楚語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郊以特牲稷牛亦特禘於明堂

上帝文武亦用特牲洛誥文王武王驛牛各一是也功臣從祀殺於天祖當以太牢故我將有牛羊又曰天子禘

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

盛王后親纁其服則禘郊亦重明矣然禘異于郊者孝經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康成謂配天者配

感生帝靈威仰案當云配上帝者汎配五帝也禮大傳注又

上帝者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是郊者專祭感生帝就鄭意言之如

虞氏郊禘亦豈感生之義乎穀梁所謂三合然後生公羊所謂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也公羊宣三年傳郊則何爲必

何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明堂之法上象太

微禘及五帝不專感生曲禮大饗不問卜鄭謂祀五帝於明堂

莫適卜是也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皆以祭天爲祭其祖所自出而其爲說

每濫郊於禘故注周禮大司樂則有三禘之說謂天神地示人

箋商頌則有禘者祭名天人共云之說序云長發大禘也箋郊

商云云案長發禘及功臣伊尹是禘非郊又以南郊與圜丘爲二以郊專祀感生帝

故謂冥稷德小獨配感生帝爲寡契與文王德大汎配五帝爲

眾而不知郊稷爲配祈穀之帝此其所失也問曰禘異於祫者

何曰春秋文二年傳五帝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

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

無所遺失案何君詰諦但云審諦無所遺失不云審諦昭穆此

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据詩書而然禘乃審諦功德上及

天神王者所獨且必聖人爲天子而以聖人爲祖父苟非周公

成王其人則道不虛行焉祫雖大祭止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以

序昭穆僅及人鬼故大夫士可以干祫鄭君泥春秋以祫為大事遂謂禘小於祫不知諸侯之祭莫大於祫而禮不王不禘諸侯莫敢干焉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外傳屢以禘配郊言鄭豈未之聞

乎曰禘異於時禘者何據王制天子祫禘祫嘗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注疏此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曰殷禮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祭之事曰殷禮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曰禘而別以禘專為王者之大祭東鄰殺牛殷之禘也不如西

鄰之禘祭周之禘也易爻言禘者三皆在二體離故虞仲翔注以夏祭釋之故天保文王

詩禘祠烝嘗孔疏以為文王改制是禮是也王制以殷時祭之缺一時祭則可混王者之大禘於諸侯則不可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宗廟之

禮所以祀乎其先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宗廟通明堂言禘大禘也嘗大祫也用是知禘常以春夏祫

常以秋冬天子牲祫祫禘祫嘗諸侯嘗祫烝祫三年一行亦闕

一時祭也曰禘異于吉禘者何據劉歆韋昭以大禘為終王吉禘之祭曰春秋閔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此謂牲祭於莊宮左氏亦言禘於莊宮襄

宮非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比禘本殷人夏祭

之名因王者大禘嘗行於春夏記亦謂之春禘此時皆未僭大

禘也劉歆韋昭因國語歲貢終王之文而為天子三年喪畢大

禘及嘗之說新安王氏遂以不王不禘之王為終王之王豈知

國語終王未言禘也且喪畢吉禘又非五年大禘也何君子閔

二年吉禘解詁亦混舉禘祫不辨天子諸侯之義失之解詁云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

人此僖公僭禘之始故傳以禘及用致夫人皆非禮經不譏始

者與郊義同所謂僭天子不可言也何氏反謂因時祭而廟見

夫人譏省煩勞不謹敬亦失之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

氏說謂古者先王禘及郊宗石室其說若何曰虞喜裴樞本此以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豈以周無嚳廟且郊社及百神主藏明堂石室理或然與要與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之禮無涉也

問曰魯語柳下惠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舜在時宗堯舜崩則子孫宗舜故郊堯爾有虞氏謂舜後在夏殷爲三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韋注虞夏皆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今案郊鯀者雖無德位而功足以配天非瞽瞍之無位無功德者比韋昭謂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者非也

商人禘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學舊作舜韋昭云字之誤也今從祭法改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謂四者皆祭天配食祭昊天于圓丘曰

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今不主其說何

邪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以文祖爲堯太祖鄭注尙書舜受

終于文祖及格于藝祖格于文祖皆謂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

周之明堂蓋堯舜同祖黃帝文祖者蓋以黃帝配上帝于明堂

而行禘讓之命故虞氏以顓頊爲始祖下立親廟四禘黃帝仍

配上帝于明堂也何謂爲圓丘昊天祭乎舜命禹亦于文祖

故夏之禘因而不改商周皆高辛之後受命異于文祖故祧黃

帝顓頊而禘嚳也其禘嚳之禮不可知殆殷既禘嚳周公未致

太平因而行之洛誥所謂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者與

鄭注殷禮謂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禮樂自伐紂以來皆用之非始成王也今按始稱殷禮蓋禘嚳也鄭與韋昭

比附大司樂之冬至配享天子圓丘指爲禘嚳然大司樂無禘

嚳之文且嚳非天神樂六變未可得而禮非內出者無匹不行

之義又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無容周建正朔別增一郊且商何

得亦有冬至圓丘之禘乎五神者月令之說

祭法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

宗明堂月令春日其帝大昊其神句芒云云後人強以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

帝皆非雝詩義也鄭又以冥稷德少獨配感生帝為寡契與文

武德大從配五帝為眾又以世次欲改虞夏商之郊祭法注先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則顓頊之德小于鯀

契之德小于冥乎皆拘于月令周官而曲為之說于他經無攷

焉今固不得而從之也日以祖文王宗武王為禘何以徵之且

孝經又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與國語異何也曰一徵之書二

徵之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始稱殷

禮者蓋禘譽也今王即命日記功句宗以功作元祀則宗祀文

王直配上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損益二代非復所因矣故曰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訓鄭注文

日明堂以稱文王是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

文王德稱文祖也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法明堂者祀五帝太此非以文王為文

祖與唐虞禘黃帝為文祖之同證與又曰侂來毖殷乃命寧鄭注

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

手稽首休享鄭注禮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予不敢夙則禋于

文王武王鄭注既告明堂則復禋案禘重裸禮義見虞馬此非

成王以祭器禮周公周官王禮上周公不敢當王禮遂以王命

行禘禮于明堂乎再徵之詩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

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疏引雜問志云不

令則季秋案此以大饗帝為宗雝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

祀非也禘行于夏不以季秋案此詩猶商頌長發大禘之歌太祖猶文祖

箋謂禘太于四時而小于禘非是荀子謂王者天太祖故詩云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

明堂也非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配上帝之證乎辟公即顯相周公也天

子成王也廣牡帝牲亦

用駢犢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馬鄭以文母當十亂則功臣配祭无成有終之義也廟中之祭以文母配文王雖皆位于明堂而母不先子禘之義尊而不親也至孝經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

祀祖宗通文且以父統子也

洛誥明言以二卣禮于文武而詩序及書大傳皆止言周公成洛祀

文王于清廟章昭泥之乃云周公初祖后稷而後更祖文王乃以武王爲宗其亦固矣

既率諸侯祀文王于清廟復因反祀于方明

即舜禋于六宗禮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受覲禮于壇上

成王未至洛周公不敢南鄉而立也

破漢儒說因于明堂宗祀受之

以歸德于文王故我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與清廟

異地亦異樂章也

破鄭氏以大饗帝爲宗祀之說

非文王不足以配天非周公

之聖不能知其說魏明帝詔以漢承秦滅學四百餘年廢無禘

祀禮所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踵而行之亦虛

器也曰然則周之禘其興前代異乎曰義同而禮異也唐虞之

文祖蓋禘黃帝顓頊帝嚳殷周之禘及嚳而已殷惟帝嚳以配

上帝下及有功德之君臣長發是也

多士篇自成湯至于帝乙

建保父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配天者蓋列于明堂如三宗稱宗是也如韋玄成說殷之三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則五年之大禘必敘其主于明堂可知矣

周則禘嚳以配上帝于明堂故仍唐虞

文祖之名以諦祖宗之功德別創文王配帝之禘亦在明堂故

亦曰文祖以審子孫之功德蓋諸侯之功德王者審之故不王

不禘也周公有其德而無其位若阿衡之配食明堂稱也僖公

不知而作誣天誣祖莫甚焉

春秋論上

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弑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弑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弑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

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如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者仲遂在所聞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罪無罪例日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獎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也許止以不嘗藥書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潛研堂問答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吳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

用之經文瞭然故公穀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爲說如果宋襄用鄫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穀而錢氏謂經特書之以箸宋襄之罪又不知所見何經也辨詳左氏廣膏肓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于夷狄賊臣書死之例此

例亦非綱目特創也史記漢書匈奴傳曰昌頓單于死老上單于死軍臣單于死伊穉斜單于死烏維單于死兒單于死句黎湖單于死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死壺衍鞮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鞮單于死呼韓邪單于死乃至匈奴之臣則左右谷蠡王死左右賢王死休屠王死其漢臣降匈奴之衛律等亦書死又王莽傳云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太傅平晏死功顯君死蓋一則本春秋吳楚君卒不書葬之義而變其詞一則本春秋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皆當誅絕之義而變

其詞史家各自爲例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春秋也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書法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蕃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孔子論五帝德國語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論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於不言視月令郊子所論識殊霄壤此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丛董狐乎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于前何休申辨于後漢儒專己黨同如此亦見答問吾謂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于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

一于千百所不書多于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尙不足爲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

春秋論下

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于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悒漢書言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訪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無其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

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公穀所同而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清興百有餘年而曲阜孔先生廣森始以公羊春秋爲家法于以擴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積部箴砭眾說無日月無名字無褒貶之陳羹詎不謂素王之哲孫麟經之絕學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漢儒之舊傳而別立時月日爲天道科譏貶絕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旣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嘵嘵訾議皆夫子所謂罪我者也必如其說春秋功則有之何罪之有又其意以爲三科之義不見于傳文止出何氏解詁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榭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條例又有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記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肌造亦且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尙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嘗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郛非天子

之紂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畧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畧之以明討賊復讎行權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于所見微其詞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撥亂致治于所聞世見治升平于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卽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孔子者

戈戟解

戈擊兵也非刺兵亦非句兵其用主于援與胡而助其力者在內援兩畔有刃其鋒銳下垂半入秘者謂之胡說文胡牛顓垂也胡近援者有刃在外中鑿三孔近秘用時以金革約之內如斧斤之啗以向人身而對援在外得名或云卽古文柄字以橫貫秘孔得名也其用主于擊左氏春秋凡十餘見倨句猶云弇侈內太長則援之力弱故曰折前內太短則援之勢不迅故曰不疾外對內而言謂出秘外露刃者但言外博不言中矩與戟互文見義說文謂之平頭戟簡而該矣攷工記鄭注以爲句兵則誤証之左氏言戟句者多矣言戈句者絕不見蓋戈秘長六尺有六寸此爲短兵敵已在一二步之近長戟不能施不以擊而以句則必爲敵所傷矣戴氏震金氏榜又以爲刺兵顯與攷工記說文相背攷工列車有六等之數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

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並不兼援八寸數之故知援是橫設不在上畔

戴氏金氏圖注俱錯反以宋伯思爲誤

左氏文十年傳言搯其喉以戈則戈

爲平頭甚明故治氏唯于戟言刺左氏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目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刺文僅一見蓋散文通用且避下句重擊文也戟爲有枝兵故字從軌其從戈者卽從戈上加一刺刺別設故治氏言與刺注言戟胡橫貫之蓋不唯戟胡亦然也司農以刺爲援更誤故鄭注破之戴氏以古戟形不可見以意圖之爾戟刺與胡縱橫成十字長皆一尺二寸戈圖明則戟制亦明而鄭注所謂三鋒戟者亦明戟之制與戈異者唯加一直刺向前連其秘長一丈六尺也今時土中多有出者曲阜顏氏嘉禾陸氏揚州阮氏陽湖孫氏莊氏所藏大小輕重不一其大而重者爲戈其小而輕者蓋卽戟而未得其刺者與戈重三鋒

戟與刺重三鋒則古之權衡又從可攷矣劉侍郎鳳誥以戈戚題試温州士罕能言其制者因爲解之

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

少得西安程氏所摹漢石經心好之但有志隸書後從舅氏莊先生治經始知兩漢古文今文流別蓋西漢十四博士之學爲今文古文自劉歆典校中祕得之欲立博士而太常老宿及大臣師丹等爭之不得立東漢初世祖雅好左氏春秋杜林賈逵等亦篤守古文學由是周官儀禮孔壁尙書毛氏詩費氏易漸顯于世鄭康成兼綜今古之學專長儀禮其箋毛箴何注易書多舛駁不可從若春秋何邵公氏易虞仲翔氏最有師法皆今文也蔡邕等承詔書七經立石以整齊學者易不可見書則歐陽夏侯詩則魯詩春秋則公羊嚴氏兼載顏氏異同論語則兼

載盜包毛周異同禮則兼書小戴其可徵者皆今文也漢殘石拓本唐世猶在祕府宋人見拓本者有鄱陽洪景伯氏成都胡宗愈氏越州石熙明氏三家各重撫上石胡氏字最多吁漢石雖亡宋三家石紙本今有存者卽熹平之嫡孫其距古豈不近哉曩錢唐黃氏易得宋拓尙書三十字論語五十九字皆洪氏石吾邑孫氏星衍得宋拓尙書五十餘字亦洪氏石滇杜君薇之爲禮部郎使長沙得宋拓尙書九十二字魯詩百十字儀禮聘禮六十四字公羊傳十八字論語百三十五字大都四百十九字則未知其爲鄱陽本與成都本與仁和龔君自珍嘗得宋龔君盛稱淳親見祕府孔壁古文且言石經有今文古文兩者之學邕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文家也爰牽連記以譖世之

講求漢魏經師家法者

詩古微序

嘗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丘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氏禮則大小戴氏春秋則公羊顏嚴氏穀梁江氏皆今文家學而晚出之號古文者十不與一夫何家法區別之嚴若是豈非今學之師承遠勝古學之鑿空非若左氏不傳春秋逸書逸禮絕無師說費氏易無章句毛詩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傳罕大義非親見古序有師法之言與若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之類皆望文爲義其釋風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成康雅之王命南仲及楚茨四十餘詩皆刺幽王之類又多不槩于人心非若魯韓佚說每詩輒實以某人某事其言微實不誣夫有所受之也西漢專門傳受之學至東京而漸決藩籬鄭康成氏總羣儒而通六藝其學則于禮深于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

用今文采韓說及解易詩書春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戶存一家之說其後鄭學大行于是齊詩漢代卽亡魯詩亡于西晉與易書之今文諸家同墜于地韓詩公羊雖存自唐代已號絕學而韓詩復亡于北宋寧非東京諸儒階之厲哉而世之說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也毛詩則財以聖人之義法猶之君子修之云爾果爾則請以春秋義法覈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

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從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於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尙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敎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帙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卽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微言之大義毛序毛傳曾有一于此乎則所謂子夏傳之者不足據矣詩之爲用在于禮樂而二雅小序莫能詳其祭祀燕饗之所用閒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不合其所謂太師次弟者不足據矣分邶鄘衛爲三與左氏不合以抑詩爲衛武刺厲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爲成其王業之王與國語不合以宣王南仲伐玁狁爲

文王詩興大雅及周秦傳記皆不合則所謂國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齊魯韓遺說質之則數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師受遠勝古文之鑿空如此鄭許皆古學而箋詩輒用韓義以輔毛說文引詩亦三家多于毛古學之不能廢今文又如此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于是武進張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復惟書則江段孫王皆雜采馬鄭王孔無所決擇王氏反主鄭說以破古義尤爲愼繆詩則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于毛學而尙不知據三家古義以正其源流邵陽魏君默深治經好求微言大義由董子書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既爲董子春秋述例以闡董胡之遺緒又于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于詩則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旣與予說

重規疊矩其所排難解剝鉤沈起廢則又皆足干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敗績失據之謗箴後漢好異矯誣之疾使遺文湮而復出絕學幽而復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學有志發揮成一家言作輟因循久未卒業深懼大業之陵遲負荷之隕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樂于斯乎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宋先生翔鳳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嘉慶庚申舉人官湖南新寧縣知縣以老乞歸咸豐己未重宴鹿鳴加知府銜十年卒年八十五先生亦莊氏之甥其舅氏珍菽先生謂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宋甥卽先生也通訓詁名物志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得莊氏之真傳嘗以論語二十篇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不能盡

一因綜覈古今爲論語說義十卷又漢初傳論語者凡三家北海鄭君嘗就魯論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其書亡於五代之季乃刺取古籍中所徵引者爲論語鄭注二卷孟子一書惟趙岐注盛行於世然學者所習時病闊疏因參考近儒論說正其疏舛爲孟子趙注補正六卷又注孟子者隋經籍志所載有鄭玄注七卷劉熙注七卷今康成之注不見惟唐人書時引劉說爰搜錄得二十餘事爲孟子劉熙注一卷又以小爾雅一書爲爾雅之流別經學之餘裔其書甚古而作者名氏闕如後之作僞者嘗摭摭以入之孔叢子中殊多竄亂今元本不可復見李軌略解亦復失傳因爲疏通證明並補其佚文爲小爾雅訓纂六卷其他考證經義者有周易考異二卷卦氣解一卷尙書略說一卷尙書譜一卷大學古義說二卷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爾雅釋服一卷五經要義一卷五經通義一卷過庭錄十六卷及論語發微經問樸學齋札記統名曰浮溪精舍叢書

參史傳

論語說義自序

論語說日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蒙嘗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有未著子墨者年衰事益倥傯恐并散佚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引而伸之或俟異日

論語鄭注輯本自序

敍曰漢初傳論語凡三家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古論二十一篇兩子張後安昌侯張禹攷校齊魯二論從

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後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漢書禹傳稱
太子太傅蕭望之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蓋望之與禹同爲魯
論皆傳二十篇者也案何平叔言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說善
者從之是張論非盡同魯而爲當時所貴後漢包氏周氏章句
出焉孔安國傳古文論語馬融續爲訓說北海鄭君就魯論篇
章攷之齊古爲之注案皇氏侃云康成攷校齊魯二論亦注於
張論則鄭所校魯論爲張侯論陸元朗音義言鄭校周之本以
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其明徵也
大約張侯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君注興而齊古差見攷隋經籍
志載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序又言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
玄注亡案梁代鄭氏何晏並立國學故梁人阮孝緒爲七錄或
以鄭君書多從古讀不盡同張侯遂定鄭所注爲古論其實非

古論也又音義所載讀正五十事多謂脫漏未全今音義可攷

者云魯讀某字爲某今從古合計得二十三事皆從古讀傳不

魯爲專崔子魯爲高未嘗無誨魯爲悔學易魯爲亦坦蕩魯爲湯弁衣裳魯爲冕子罕鄉黨二篇同下如授魯爲趨瓜祭魯爲必鄉人饑魯爲獻君賜生魯爲牲不內顧魯爲不仍舊貫魯爲仁詠而饋魯爲歸折獄魯爲制小慧魯爲惠謂之躁魯爲傲饋孔子豚魯爲歸矜也廉魯爲貶天何言哉魯爲夫果敢而望魯爲室已而已而魯讀期斯已矣不知命章魯無此二十三事皆從古其從齊讀正者多不可得見然音義又載鄭本作某者又

二十七事亦異於張論者也

眾星共之作拱先生饌作餽錯諸枉作措十世可知也作乎問社作

主無適也作敵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燕居作飪晏子疾病無病字季康子有季字毋吾以也作已饑饉作飢異僕僕作撰子之迂也作于直躬作弓方人作謗何爲是無爲字絕糧作振義以爲質有君子字衛靈公篇有父在觀其志章邦內作封內惡微以爲知作絞歸女樂作饋滔滔作悠悠朱張作侏廢中權作發其異撰撰爲詮諒陰爲梁闇二事鄭自改讀不計外共二十以合二十三事正有五十私意推之此或有從齊所讀

當元朗爲音義時古論尙在齊論久亡故傳鄭本者遂刪此注

是以音義云鄭本或無此注也鄭注論語於隋唐之際盛於人間魏徵劉昫多見著錄其後蓋與易書孝經俱佚於五季至今獨傳何解異同莫究君子病之翔鳳自申佔畢卽思拾遺補執以爲鄭氏論語參校三家集其散文差能津逮乃就何氏集解及皇氏義疏陸氏音義又旁及注疏編類之書先後采獲凡如千條爲卷二隋書經籍志載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玄撰書亦不傳然史記仲尼弟子傳注頗引其文今具采出以其同科亦坳斯編所獲僅此卦漏滋多業竟殺青事猶拾藩書中之義唯存鄭訓其所闕略不爲坳益云

孟子劉熙注輯本自序

隋書經籍志言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孟子七卷鄭玄注又孟子七卷劉熙注蓋自趙氏章別其指篇分上下故有十四卷鄭劉

不分篇卷同數注當少省矣近世以來唯傳趙注其他則佚康成之注不見一詞唯唐人書時引劉說暇爲搜錄得二十餘事文或殊焉乃序之曰孟子故在諸子書漢孝文時諸子傳說廣立學官皆置博士孝武定爲五經博士孟子遂微時師道絕後漢趙岐逃難四方藏述複壁始注此書至今具在學者所習時病闕疏以今輯劉注得千百之一二較於臺卿頗多同者臺卿之注地理尤略以劉考之恆復相勝如史記五帝本紀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集解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孔穎達禹貢正義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案漢鬲縣在平原郡爲汎州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

在冀州界九河八流入沅域在冀州南鬲津又爲九河之南故
曰南河也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
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偃朱城所居卽舜讓
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案漢志鄆城屬沛陰郡在鬲津以南
故曰南河之南也趙注遂云遠地南夷有似荒僻無可主名烏
知所避越竟而已鬲津之南殆未可易晉書段灼傳引孟子舜
避堯之子於河南中減二字義亦可通然係省讀非由文異又
夏本紀陽城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此亦同漢志又
益讓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集解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
嵩高之北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卽陽城也箕字誤
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
之陽也案張守節言箕本字誤者水經注潁水云潁水逕其縣

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
測日景處又曰縣南對箕山是在箕山之陰史云箕山之陽故
知史文箕字爲誤孟子則云箕山之陰字自不誤也史記正義
又引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引云嵩高山一名太
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北二十三里而劉注顧訓箕山
之陰爲嵩高之北雖或周而不備豈於南朔若斯違失熟思其
文定有脫誤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北也又後漢志注引孟子
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案水經淄水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
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下有缺字口水出南郊山下
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卽牛山也左思
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者也案南郊山卽牛山牛山爲齊臨觀
之阜非過險峻樹木宗生斧斤易盡故爲小山韓詩外傳稱齊

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參天入雲視此小矣文曰北望知山在齊南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括地志亦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三十一里牛山之阿劉注左賦其說並同趙謂東南殆乖目驗至書之作畫趙注必同誤由傳寫田單傳集解引劉注言齊西南近邑趙氏說同而正義引括地志云畫卽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書數說吾從其朔歸鄒之迹又在西南括地所言定爲無據如石數條麤爲證合知其訓詁概非疎淺望桂林而無從識一枝之足貴搜集之業曷云能緩若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獻槽二字七篇不見遂無增麗因而缺焉至於劉君史佚名氏唯吳志韋曜傳曜言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今本釋

名題漢安南太守劉熙侯或謂二漢無安南郡當爲南安要其傳聞所得輒多譌舛世旣縣隔史無見文無從推斷夫漢儒之傳經有數家孟子一書傳注頗少因拓遺缺校爲此卷當得比增於趙注以助思誤之一適是或可以朝益暮習聊爲保殘守缺之倫勝乎擿埴索塗而已矣

小爾雅訓纂自序

敘曰嘗攷七略有小爾雅一篇蓋爾雅之流別經學之餘裔也說詩者毛氏說禮者鄭仲師氏馬季長氏往往合焉晉李軌作小爾雅略解傳於唐世書並單行故隋唐諸志並箸李軌解而不箸撰小爾雅者名氏顏注漢書此亦蓋闕蓋是書出西京之初儒者相傳以求佔畢之正名輔奇觚之絕誼則其來已古矣迭更五季茲書遂佚晚晉之人僞造孔叢嘗刺取以入其書宋

人寫館閣書者又就孔叢以錄出之當代書目遂題爲孔鮒所撰而李軌之解不傳則唐以前之元本不可復見今既采自偽書定多竄亂根株粗究涇渭易明若夫條分縷晰舉此證彼兩漢諸儒門戶不隔烏可不知其同異考斯雅訓乎今之爲康成學者恆謗譏此書以爲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改易古文非小爾雅之僞違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漢之經師咸有家法唯有小學義在博通就今所傳楊子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尠獲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涂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罕見凌雜櫟括以就源流合一故中壘之錄蘭臺之志入於孝經一家而不從小學之例斯其足以貴寶者矣余少識故訓略求津逮見此書之傳獨遭厚誣趨庭黔中居多暇日疏通證明遂未敢後爰閱編削二

時之久五卷之說甫能草創乃陳其旨趣以爲敘云
過庭錄

子夏易傳子夏爲韓嬰孫商之字

經典釋文敘錄云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文苑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又劉子玄議云漢書菽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菽文志韓易有二篇今本漢書志韓氏二篇無十字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墮刺者矣隋經籍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漢書儒

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事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翔鳳按漢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曰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則子家當爲六國時人受子弓之易傳於燕地韓嬰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傳蓋出於子弓故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

子弓之易又五傳而至丁寬故或以爲丁寬作蓋嬰孫商爲博士當亦爲詩博士孝宣時其後韓生始以易徵待詔殿中則韓氏之易至是始顯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爲子夏傳也

幽風七月備風雅頌

七月篇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正義曰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

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具有風雅頌也別言幽雅幽頌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故箋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旣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辯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幽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箋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燔發之類是也又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幽雅

也又云幽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幽頌與此異者彼又觀箋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避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翔鳳謹案

七月一篇之詩而籥章言豳詩豳雅豳頌以其事各有宜迎寒暑則宜風故謂之豳詩祈年則宜雅故謂之豳雅息老物則宜頌故謂之豳頌鄭君於詩中各取其類以明之非分某章爲雅某章爲頌故說各不同籥章不曰豳風而曰豳詩以豳詩皆在國風之內遂不言風而言詩豳風實不列於雅頌則必言雅言頌以見一篇備此三體況以籥吹之則取其聲而不陳其辭不嫌一篇而名以三體矣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爲豳雅思文臣工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取雅頌諸篇以分屬之似矣然於豳何涉況思文臣工之詩非息老物可用也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

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則

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按儀禮十七篇始於冠婚以重成人之事謹人倫之始終於喪祭明慎終追遠之義喪服一篇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變易故謂之本周禮設官分職一代之書有所損益故謂之末而賈氏序周禮則云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此疏家各尊其經非至論也

月令五蟲所取

月令春三月其蟲鱗鄭注云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夏三月其蟲羽鄭注云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中央其蟲裸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秋三月其蟲毛鄭注云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冬三月其蟲介鄭注云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謹案春三月斗建寅卯辰

上值東宮蒼龍故其蟲鱗易春分震用事震爲龍夏三月斗建巳午未上值南宮朱鳥故其蟲鳥易夏至離用事離爲飛鳥中央土值未申之間未申爲坤維坤爲虎申宮直參參爲白虎故其蟲倮鄭必以爲虎豹之屬也秋三月斗建申酉戌上直西宮咸池天官書不言白虎言咸池以白虎不主秋令鄭以其蟲毛爲狐貉之屬者西宮有大星曰狼狼亦狐屬狐亦類狗易艮爲狗爲狐秋分兌用事不取兌象取艮象者兌旁通艮故取艮也冬三月斗建亥子丑上值北宮玄武南斗下有鼈十四星故鄭注其蟲介爲龜鼈之屬子爲天龜丑爲鼈蟹易象離爲鼈爲龜冬至坎用事而取離者虞氏說易乾交坤爲坎坤交乾爲離坎戊離巳用三十日一會於壬又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是坎離交相爲用故用坎時反取離象也

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爲老聃墨翟

按老子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寬柔以教也又言報怨以德此不報無道也老子楚人故云南方之強淮南泰族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又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能繼其業者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此衽金革死而不厭也墨子宋之大夫宋在楚北故云北方之強至抑汝之強則孔子之教也

大學引書

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馴德此古文說也孔傳正義用之

引鄭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康誥克明德慎罰孔傳云顯用俊德慎去刑罰此亦當本古訓也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已具自明之義推之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先賢後親之法也康誥明德慎罰卽舉直措枉故二者並舉然必先有以自明而後能明馴德之士又必先有以自明而後心與天通乃能顧諟天之明命故大學篇引康誥帝典固言能明有德之士矣引太甲固云天之明命矣乃總而釋之曰皆自明也以爲非自明則未能明德亦未能顧諟天之明命也帝王所以明於天人之際者亦由斯道而已矣若書意本言自明則大學無庸更釋孔氏禮記正義云康誥戒康叔明用有德帝典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經所云康誥太甲帝典皆是人君自明其德與尙書異其說非是

康成注經與他書違異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又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訕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按若夫爲語助曲禮若夫坐如尸二語與上下文義不屬蓋自曾子脫文入之康成注曲禮若夫坐如尸爲言若欲爲丈夫也注月令其蟲倮爲虎豹之類俱與曾子所言異

淮南時則篇高誘注羸蟲

麟爲之長毛蟲虎爲之長互易漢志五行志劉歆思心傳日時則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素問五行行政大論倮蟲靜王冰注

云保蟲謂人及
蝦蟇之類也

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是舜歌也按南風之詩見尸子文選琴賦注引而鄭注樂記以爲其
辭未聞

鄭注樂記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與淮南人表異

說見前

禮運篇

曰吾學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按坤乾爲歸
藏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鑒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
柱下史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云老子爲
柱下史蓋守藏柱下同爲一官以歸藏殷禮所存故曰守藏彭
祖子孫世世爲此官至周而老子繼其職守故記稱商老彭大戴禮
禮謂老子得殷歸藏之禮於彭祖後人所謂商容卽守藏史掌
禮容者非一人故謂之商容老子傳商禮樂孔子從而問禮故

春秋之經儀禮經十七篇及七十子之徒所記並用殷禮也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語見逸周書祭公篇則記葉公當
爲祭公而鄭注以爲葉公子高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解曰鄭司農說周禮云泉

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

見周禮外府注

單穆公云古者

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
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

按鄭君敘五帝不用帝繫五帝德議七廟則異劉歆尤其落落
大者鄭於諸書豈皆未涉誠以學問之涂非一端可竟崙門之
學非異說可移況於百家蠡起一貫殊難或由鄉壁之書或出
違經之論炫彼小言改我師法卽非通人奚名絕業觀夫鄙淺

好援百家之言以駁鄭君之注吹毛洗垢則有得矣若鄭君之體大思精何足損其豪末乎

孔子生在襄公廿二年

公羊襄廿一年傳末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注云時歲在乙卯公羊疏引注作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大衍麻議言傳所據者周麻也緯所據者殷麻也又命麻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麻則何氏長麻卽殷麻故不與左氏同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又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十六年左傳杜預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自襄廿二年至哀十六年正是七十三若孔子生於襄廿一年則七十四矣而史記索隱曰若孔子以襄廿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案公羊在廿一年史記若襄廿二年生則年七十二紕繆之至在廿二年侶各不同其實無二也蓋公羊先師欲記聖人生年月日而襄廿二年經文之下無可附麗廿二年冬書會於沙隨

又不知在何月故發此傳於廿二年之首不係於廿一年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庚申數至魯襄廿二年爲庚戌何休以爲乙卯者一紀太歲一紀歲星也鄭康成周禮保章氏注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子與丑合也歲星在亥則太歲在寅寅與亥合也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合故歲在壽星如襄廿二年大歲在戌則歲星當在卯乙與庚合故何休以爲乙卯蓋紀歲星也若襄廿一年太歲在酉則歲星在辰矣知何休亦謂孔子生在廿二年也太史公亦傳公羊之學者以爲廿二年漢儒之傳皆得其實也穀梁傳於襄廿一年末作十月庚子孔子生蓋范甯之徒據廿一年經冬十月爲庚辰朔則庚子爲月之廿一日故刪去有一二字陸德明公羊音義本

庚子孔子生上無十有一月四字音義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陸氏以廿一年爲孔子生年所記公羊本無十一月乃魏晉後淺人刪去又案春秋襄廿二年七月有辛酉廿三年二月爲癸酉朔則廿二年十一月亦無庚子蓋廿二年歲終當有閏七月之辛酉當作辛卯古卯酉音字俱相近則庚子在十一月矣以廿一年十月庚辰朔至廿三年二月癸酉朔連閏十七個月又一日共五百零四日計小建七月尙質諸治麻者果有合以否也

孝經

孝經者書篇名故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則亦猶曲禮檀弓中庸大學之類取篇中之語以題之非如易詩書之

爲經也藝文志言孝經古孔子一篇二十二章注師古曰劉向

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

言不

閨門

章凡二十二章志又言孝經一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博士

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注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陸德明經典敘錄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案鄭志及中經傳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

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古文孝經世旣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唐司馬貞議云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此十八章又云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穿鑿更改又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按司馬氏駁閨門之義甚當況孝經已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是以妻子親於臣妾茲又以妻子臣妾並舉而比於百姓徒役且百姓百官也卽臣之類豈可儕於徒役聖人必無是言孝經又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又云居

家理則治可移於官則閨門一章之義已備出此尤爲重複當時所傳之古文孝經已非劉向所見之孔氏孝經宋司馬溫公所注者卽是此本孔氏之傳尤不可信

徐氏孝經疏

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卷廿三}又定四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與鄭異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卷廿五}按此兩疏則注孝經者又有鄭稱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隋經籍志同}宋董道以爲徐彥近人以爲徐遵明詳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疏隋經籍志有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

爾雅舍人注

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少詹事大云廣韻有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孫御史志云案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武帝時豈卽其人邪蓋本犍爲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名則不可攷矣翔鳳案孫君據選注斷爲郭舍人是矣然舍人由文學卒史入爲待詔非入爲舍人也舍人太子官屬非近侍官名又東方朔傳云朔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蓋朔與舍人同待詔公車同得省見傳記之若爲倡優者蓋失實也則朔傳之郭舍人正注爾雅者舍人當是其名釋文稱文學卒史臣舍人猶注漢書者稱臣瓚若是官名則當云舍人臣某矣蓋其成書奏上之時尙未顯幸

故僅題文學卒史耳朔傳稱郭舍人爲諧語注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可以爲舍人明小學通諧聲之切證魏孫炎爲反切之學其原或出於舍人

逸經

漢武表章六經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傳於民間者謂之古文凡不在博士所習者皆謂之逸如劉歆移博士書所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是也易爲全經惟經典釋文於說卦傳後載荀九家逸象如乾後有龍直衣言四象坤後有牝迷方囊裳黃白漿八象之類凡逸象三十有一此皆就卦爻辭引申之或是經師所補非逸文也禮記經解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大戴賈子新書並引之此易通卦驗文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亦是易說他皆類此至郭京王昭素所引易之佚文並出附會

尤不足據書今文家先有廿八篇其後增大誓三篇並序爲三十二篇馬尚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馬鄭皆不爲十六篇作注其所傳古文尚書篇第並同今文但有十六篇之目存於書序注中而已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盾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九共同卷爲十六故尚書大傳引九共篇三統術引伊訓武成畢命之文皆在十六篇之內後梅賾古文尚書出別造廿四篇又易去大誓三篇卽今所習者而馬鄭所傳大誓遂逸今略見於史記周本紀說苑又引附下罔上之文漢書又引立功立事之語史記又引逸湯誥所謂古文說也惟今文書多不備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古文稍勝者也蓋書有百篇而漢時僅有三十二故周秦引逸書者其文頗多然詳書序之意舜典卽在堯典大

禹益稷並合皋陶謨大傳引孔子書有七觀更無在廿八篇之外者考所傳十六篇佚文皆艱淺無足取疑是孔子刪存廿八篇之文而存百篇之目於序故漢代今文家以廿八篇尚書爲備也詩以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以故得全則三百篇亦完經也中惟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鄭氏以爲戰國及秦世亡之然考鄉飲酒燕禮此六篇並是笙奏與他詩不同恐當時已亡其辭又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用管亦恐無辭周禮樂師儀禮大射禮記樂記射義並言狸首鄭氏以射義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詩漢書王式歌驪駒云在曲禮今見大戴記並刪於詩而存於禮者也至左傳國語及周秦諸子所引詩或非大師所陳或在刪餘之列又凡有韻之文皆可謂之詩列子引詩良冶之子四語此學記文也國策引詩大武遠宅

不涉此逸周書大武篇也又漢武帝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顏師古以爲逸詩蓋亦本諸傳記所傳而引之要皆非三百篇中所逸惟宋劉燾謂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不特詞意不類韓詩至宋已久亡劉氏安得見之禮有逸經有逸記漢菽文志云漢興魯高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與本作學十七作七十今改正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按漢志則今文家亦不謂禮經有逸此守師法之過按鄭氏三禮注引王居明堂禮中霤禮是禮古經也又鄭禮記奔喪目錄爲曲禮之正經又白虎通引親屬記王度記三正記本命篇別名記風俗通引諡

號記周禮夏官鄭注引王霸記蔡邕明堂論引太學志昭穆篇並在二戴記之外逸文也然大戴之有夏小正當是經文而雜於傳記管子之弟子職亦是經文而存於諸子又小戴中樂記不全今采周官呂覽史記新序白虎通等書補之可具周禮闕冬官大射禮鄭注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又國語有后稷農正司里之官可依其例補之孔子言史之闕文然今春秋則亦全經五經異義引春秋左氏說歲祿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此說左氏者之言非左傳也猶引公羊說非公羊傳也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王當作玉說文引論語玉粢之璉今其璫猛也此問玉之文古文孝經多聞門一章今文則闕沈約宋書樂志引爾雅釋樂與今本詳略不同當是以意增減或雜用注文趙岐孟子章句序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

其文不能閎深論衡亦云孟子作性善之篇則性善一辯文二
說孝經三爲政四秦漢人引孟子而不在七篇者皆外書之文
今俗傳孟子外書則元以後人依託者也要之學官諸經聖人
之法已備不必求之放失況其文字附會每多漢儒所以篤守
師法以不誦絕之職此之由爾

清儒學案卷七十五終



